



栗谷全書 十九

聖學輯要

廿二十七

~16
2426
19



2426
37-19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九目錄

聖學輯要

進劄

序

凡例

目錄圖

統說第一單章

樂樓齋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九

聖學輯要

進劄

弘文館副提學臣李珥伏以小臣將螻蟻之微生荷
天地之洪造恩深河海義重丘山思欲竭智殫誠仰
報萬一而顧惟受氣既駁用功亦淺以言其才則疎
闊而不適於實用以言其學則荒頽而不見其實效
內叨侍從無以贊煥 王猷外忝岳牧無以宣布
德化百兩付度歸田之外更無他策只緣愛 君一
念根於秉彝銷鑠不得遲回倦戀已退復進必以芻
蕘之愚罄陳 冕旒之下少效涓埃之補然後庶獲

食息之安竊念帝王之道本之心術之微載於文字之顯聖賢代作隨時立言反覆推明書籍漸多經訓子史千函萬軸夫孰非載道之文乎自今以後聖賢復起更無未盡之言只可因其言而察夫理明其理而措諸行以盡成己成物之功而已後世之道學不明不行者不患讀書之不博而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見之不廣而患踐履之不篤察之不精者由乎不領其要踐之不篤者由乎不致其誠領其要然後能知其味知其味然後能致其誠臣之誦此言久矣嘗欲哀次一書以爲領要之具上以達於吾君下以訓於後生而內省多愧有志未就歲癸酉恭承特

召未敢固辭拜命供職逐隊隨行無功於國有害於學自嘆辜負盛恩無以塞責始定輯書之計探索經傳搜剔史籍功未半途以病去國畎畝之間微誠未歇居閒處獨續其餘緒猶未脫藁又受海西之命困于簿牒不能專功加以疾作廢業累月今秋之初始克成編其名曰聖學輯要凡帝王爲學之本末爲治之先後明德之實效新民之實迹皆粗著其梗槩推微識大因此明彼則天下之道實不出此此非臣書乃聖賢之書也雖臣識見卑陋撰次失序而所輯之言則一句一藥無非切己之訓也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假使此書

出於臣手亦不可以人廢言况聖賢之言乎茲昧萬
死謹將三冊裹以白袱拜獻 丹墀倘 垂乙覽深
味前訓益加緝熙之功以臻高明博厚之域則小臣
區區願忠之志亦得以少伸矣既而竊思帝王之學
莫切於變化氣質帝王之治莫先於推誠用賢變化
氣質當以察病加藥爲功推誠用賢當以上下無間
爲實伏覩 殿下聰明睿智出類拔萃孝友恭儉發
於天性聲色利欲絕乎本原求之前史罕有比倫此
臣所以注心 皇極結情 紫闥必欲見 允德成
就追踵三五者也第論病痛則 英氣太露而受善
之量未弘 天怒易發而好勝之私未克此病不除

實妨入道是故溫言弭辭者多蒙 採納直言面折
者必至 違忤恐非聖帝明王虛己從人之道也今
以見諸事者言之 殿下待婦寺素嚴無少係戀之
念而言者斥以偏護則輒 厲聲氣反示偏護之意
見國事日頽非無矯革之志而言者詆以膠守則輒
加牢拒反示膠守之旨 發言處事大抵類此雖緣
羣下不知 聖心亦由 殿下量未弘而私未克也
古之聖王有不然者慢遊傲虐決非大舜所行而伯
益戒以無若丹朱不矜細行決非武王所爲而召公
戒以功虧一簣大舜武王虛心敬受寧有一毫不相
知之憾乎今 殿下資質粹美學問高明爲舜爲武

莫之敢禦奈之何立志不篤取善不廣羣臣繩愆糾
謬欲置無過之地則必疑其不相知陳善責難引
以堯舜之道則必拒以不敢當未知殿下燕閒
之中隱微之際所玩味者何書所用功者何事歟質
美而不能充養病深而不能醫治則豈但臣鄰隱痛
於下哉竊恐皇天祖宗亦必憂惱於上也伏望
殿下先立大志必以聖賢爲準三代爲期專精讀書
卽物窮理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
諸非道樂聞讜直之論不厭其觸犯以恢受善之量
深察義理之歸無恥於屈己以去好勝之私日用之
閒踐履誠確無一事之或失幽獨之中持守純篤無

一念之或差不怠於中道不足於小成悉去病根克
完美質以成帝王之學不勝幸甚臣又伏覩殿下
深惟付託之重慨嘆時運之衰勵精圖治禮賢下士
敬大臣如尊長視臣僚如朋友憂念黎元猶恐有傷
三代以下誠所未見此臣所以不揣己分妄叫天
闈必欲見旋乾轉坤一變世道者也第於君臣
之間誠信或未相孚下情有所不達上意有所未
曉恐未足以委任責成陶鑄至治也自古君臣不相
知心而能濟事功者未之前聞三代以上固不容議
至於光武軫念關中而深信馮異知其必不稱咸陽
王黃權路絕投魏而深信昭烈知其必不誅妻子此

皆忠信素結于內讒閒無自而入也况聖主賢臣志同道合魚水相懽一日三接薰陶相益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何善不行何事不成此是後王所當取法者也後世人君則不然高居深拱疎外臣鄰知其善而不示嚮用之意見其惡而不下屏黜之命自以爲樞機之密羣下莫敢窺測眞得人君之體而終至於君子不敢盡其誠小人有以伺其隙邪正雜糅是非模糊國不可爲矣此則可以爲戒者也今 殿下好善非不至而又疑士類之未必眞是嫉惡非不深而又疑鄙夫之未必眞非故直士與色厲者同得矯激之名而賢者不能盡其忠諛佞與老成者同得淳厚之

稱而愚者益以墮其節加之以接見稀罕情意阻隔政令未見合乎天心黜陟未見因乎國人儒者之說不行而徒取大言之譏病民之法不除而猶患更張之過是以好善而無用賢之實嫉惡而無去邪之益議論多歧是非靡定忠賢無腹心之寄姦細有窺覲之路未知 殿下所擬可託六尺之孤者誰歟可寄百里之命者誰歟 聖心必有所屬而羣下則未之知也此豈 上下無閒之實乎伏望 殿下必以大

臣之忠亮可信者擬諸股肱之重言聽計從終始勿貳而又擇學明行潔者置之 經幄使得出入無時恒侍左右盡心啓沃俾一時士類咸懷興起之志至

於巖穴之賢亦以至誠徵辟量才授官必置有用之地其終不可致者亦加 褒獎以成其高若夫度時宜揣力量雖不能粹變世道而朝廷之上常使清議不屈以盡好善之實敢有異色之人或唱為邪論顯排先王之道或改頭換面陰沮有為之勢者形迹已著不可容掩則亦宜流放竄殛以盡嫉惡之實必使賢者登庸不肖者屏迹 上無所蔽下無所疑 上下之間肝膽洞照以至一國之人亦得仰覩 聖心如青天白日無絲毫未盡之蘊君子有所恃而盡誠展才小人有所畏而革面從善正氣長而國脈壯紀綱振而善政行以成帝王之治不勝幸甚嗚呼 明

王之作千載一時而世道之降如水益下今不急救後悔無及古人有言曰不怨暗主怨明君蓋暗主欲為而不能故民無所望明君可為而不勉故民怨轉深豈不大可懼哉臣方投進所輯之書不宜更贅他言而猶且云云者誠以 殿下無變化氣質之功無推誠用賢之實則雖進是書亦歸之空言故僭論至此伏惟 殿下恕其愚妄垂仁察納焉取 進止

序

臣按道妙無形文以形道四書六經既明且備因文求道理無不現第患全書浩渺難以領要先正表章大學以立規模聖賢千謨萬訓皆不外此此是領要

之法西山真氏推廣是書以爲衍義博引經傳兼援史籍爲學之本爲治之序粲然有條而歸重於人主之身誠帝王入道之指南也但卷帙太多文辭汗漫似紀事之書非實學之體信美而未能盡善焉學固當博不可徑約但學者趨向未定立心未固而先事乎博則心慮不專取捨不精或有支離失真之患必先尋要路的開門庭然後博學無方觸類而長矣况人主一身萬機所叢治事之時多讀書之時少若不撮其綱維定其宗旨而惟博是務則或拘於記誦之習或淫於詞藻之華其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未必真能有得也臣以腐儒遭遇 明時仰觀

殿下聰明睿智出於天資誠以學問之功涵養成就以充其量則東方可見堯舜之治千載一時幾不可失顧臣輕疎浮淺才器既下鹵莽滅裂學術又荒蕪藿之誠雖切效忠之路末由竊念大學固入德之門而真氏衍義猶欠簡要誠能做大學之指以分次序而精選聖賢之言以填實之使節目詳明而辭約理盡則領要之法其在斯矣以是進於吾 君則芹曝之獻雖不免傍人之笑螢燭之光庶有裨 日月之明矣於是廢棄他功專事撫要四書六經以及先儒之說歷代之史深探廣搜採掇精英彙分次第刪繁就要沈潛玩味反覆隱括兩閱歲而編成凡五篇其

一篇曰統說者合修己治人而爲言卽大學所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其二篇曰修己者卽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其目有十三其一章則摠論也其二章曰立志三章曰收斂者定趨向而求放心以植大學之基本也其四章曰窮理者卽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其五章曰誠實六章曰矯氣質七章曰養氣八章曰正心者卽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也其九章曰檢身者卽大學所謂修身也其十章曰恢德量十一章曰輔德十二章曰敦篤者申論誠正修之餘蘊也其三章則論其功效而修己之止於至善者也其三篇曰正家四篇曰爲政者卽大學所謂新民而正家者

齊家之謂也爲政者治國平天下之謂也正家之目有八其一章則摠論也其二章曰孝敬三章曰刑內四章曰教子五章曰親親者言孝於親刑于妻子友于兄弟之道也其六章曰謹嚴七章曰節儉者推演未盡之意也其八章乃說功效則齊家之止於至善者也爲政之目有十其一章則摠論也其二章曰用賢三章曰取善者卽大學所謂仁人能愛能惡之意也其四章曰識時務五章曰法先王六章曰謹天戒者卽大學所引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之意也其七章曰立紀綱者卽大學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修之意也其八章曰安民九章曰明教者卽

大學所謂君子有絜矩之道而興孝與弟不倍之意也其十章則終之以功效而治國平天下之止於至善者也其五篇曰聖賢道統者是大學之實跡也合而名之曰聖學輯要終以傳道之責望於 殿下者亦非過言 殿下當五百之期居君師之位有好善之智寡欲之仁斷事之勇誠能終始典學勉勉不已則勝重致遠何所不至乎只緣愚臣見聞不博識慮未透其於詮次固多失序但所引聖賢之言則無非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也不可以愚臣之誤分條理輒輕前訓也或有愚臣一得之說廁乎其間而亦皆謹稽謨訓依倣成文不敢

肆發瞽言以失宗旨臣之精力於斯盡矣如 賜睿覽恒置几案則於 殿下天德王道之學恐不無小補矣此書雖主於人君之學而實通乎上下學者之博覽而泛濫無歸者宜收功於此以得反約之術失學而孤陋寡見者宜致力於此以定向學之方學有早晚皆獲其益此書乃四書六經之階梯也若厭勤勞安簡便以學問之功爲止於此則是只求其門庭而不尋其堂室也非臣所以次緝是書之意也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秋七月既望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珥拜手稽首謹序

凡例

一先舉撮要之言為章即大文也引諸說以為註其章則以四書五經為主而間以先賢之說補其不足註則以本註為主而雜引經傳諸書

一凡所引之書不論世代高下一以功程先後文義語勢為次序雖因用功之序分箇先後不必行一件淨盡無餘然後方做一件間有一事而分屬二章者

如敬既屬收斂章又屬正心章室慾屬矯氣質寡欲屬養氣之類非章章各為別項

工夫截然不相入也

一凡所引大文只錄本書之名于下不必一一稱某人之言若本文書某曰如子曰孟子子曰之類則亦從本文或本

文雖無名稱而必以名稱著其意者則或書某曰或註于下如帝舜命禹伊尹訓太甲之類他皆倣此若易詩則必標本書之名于上註其卦名篇名于下以其文字不倫他書故也但易中孔子之言則不拘此例

一凡註則只書某曰而不錄本書之名以省其文字一凡一章之內雖一書之言語意不聯則圈而別之雖他書之言語意相接則不圈若註則段段皆圈連引一人之言則書又曰以起端

一凡引古語雖非聖賢之言當理則取之不以人廢言

一凡所引之說或斷章取義或去其間語句或非一時之言而合為一段使無欠闕皆不拘本文用活法但有刪節而不敢添一字

一先儒姓鄉別號或書或不書皆因本文非文義所關故也周程張邵朱五先生必稱子程子依四書註例不分伯叔

一凡章末及逐段有可議論處則僭陳管見必書臣按以別之且低書

一小註大槩是管見若引先賢之說則書某曰以別之若字義音訓及些小語句則不必一一錄其所出

目錄圖

總論	立志	收斂	窮理	誠實	矯氣質	養氣	正心	檢身	恢德量	輔德	敦篤	功效
----	----	----	----	----	-----	----	----	----	-----	----	----	----

正家第三

總論	孝敬	刑內	教子	親親	謹嚴	節儉	功效	總論	用賢	取善	識時務	法先王	謹天戒	立紀綱	安民	明教	功效
----	----	----	----	----	----	----	----	----	----	----	-----	-----	-----	-----	----	----	----

克盡修己正

聖賢道統第五

家為政之道

為政第四

統說第一 修己第二 家為政之道

總論修己正

統說第一章

臣按聖賢之說或橫或豎有一言而該盡體用者有累言而只論一端者今取體用摠舉之說為首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下同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氣元不相離即氣而理在其中此承陰陽賦焉化生之言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非謂有

氣而後有理也不以辭害意可也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

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是健

乃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理率循也道猶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

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人為順性命之理則却是道因人方有也修品節之

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

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

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子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慎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

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道

鄉鄒氏曰慎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

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有

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程子曰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天德即修己之功效王道即正家為政之規矩

慎獨是修己正家為政三者之樞紐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

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

意此言性情之德體段如是非指工夫而言又上文戒懼慎獨乃下文致中和之工夫也○又

曰心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方其靜也事物未至

思慮未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

之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

萌焉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用

而感而遂通者也○胡季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

哀樂已發之後涵養省察之說始見於此詳見下正心章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

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

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

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

以結上文之意○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

功不過曰敬而已戒懼靜時敬也慎獨動時敬也
 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
 地位萬物育如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此
 理此書之言敬始此實○朱子曰右子思述所傳
 之意孔子治人之綱領也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
 充其本然之善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下同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
 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
 歎慕皆明德之發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新者
 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按續光明之新者
 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至善如言極好道

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

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也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朱子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此三者

大學之綱領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朱子曰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臣按明己德者體也新民德者用也明

明德於天下者合體用而言之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

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

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

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處無不到也格字有窮至兩意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只是至字之意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右逆推工夫○又曰格物是夢

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

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

得到○又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

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

看○又曰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

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

此句與下句對說故

文勢如此其意則物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物格也

知至謂吾心隨所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

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程子曰治身齊家

右順推功效

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

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

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建安葉氏曰道者治

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臣按聖賢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今輯中

庸大學首章之說實相表裏而修己治人之

道無不該盡蓋天命之性明德之所具也率

性之道明德之所行也修道之教新民之法

度也戒懼者靜存而正心之屬也慎獨者動

察而誠意之屬也致中和而位育者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而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但所

及有衆寡而功效有廣狹致中和之功止於
 一家則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而明德明於
 一家一家豈別有天地萬物乎只是父子夫
 婦兄弟各正其分是天地位氣象慈孝
 友恭唱隨各盡其情是萬物育氣象止於一國則一國之天地
 位萬物育而明德明於一國及於天下則天
 下之天地位萬物育而明德明於天下矣三
 代之後一家之位育者世或閒出而一國天
 下之位育者寂寥無聞以是深有望於 殿
 下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九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目錄

聖學輯要二

修己第二上

摠論修己章第一

立志章第二

收斂章第三

窮理章第四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

聖學輯要二

修己第二上

上篇四章中篇五章
下篇四章凡十三章

臣按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
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帝王
之學莫先於修己

總論修己章第一

臣按修己工夫有知有行知以明善行以誠
身今取合知行而言者著于首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中庸

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畱一毫人欲之私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又曰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為較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效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

見病痛勇猛奮躍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右泛言立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大平

橫渠文集

葉氏曰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大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所存至公○程子曰君道之大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火熟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故溫敦篤乎其所已能敦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新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言上五節

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語論

朱子曰約要也畔音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

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

背於道矣勉齋黃氏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要○程

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

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可以不畔道矣

臣按修己之功不出於居敬窮理力行三者於此章略發其端其詳在下

立志章第二

臣按學莫先於立志未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故修己條目以立志為先

子曰志於道

論語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真氏曰志者進德之基聖賢發軔乎此無遠不達無堅不入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由以異可不謹乎○北溪陳氏曰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若有作輟退轉底意思便不得謂之志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下同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朱子曰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又曰此教人

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賢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此言人君之立志而亦切於學者

右言立志之目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論語下同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子曰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朱子語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

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程子曰世間有三件事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求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

右言立志之效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之自棄也

孟子下同

朱子曰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又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明道

對神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生民之福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
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
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也此言道本固有而
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省也

右言立志之反

臣按志者氣之帥也志一則氣無不動學者
終身讀書不能有成只是志不立耳志之不
立其病有三一曰不信二曰不智三曰不勇
所謂不信者聖賢開示後學明白諄切苟因
其言循序漸進則為聖為賢理所必至為其
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彼不信者以聖賢
之言為誘人而設只玩其文不以身踐是故
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蹈者世俗之行也所
謂不智者人生氣稟有萬不齊而勉知勉行
則成功一也踴躍築埋孟子所嬉而卒為亞
聖暮歸喜獵程子所習而卒為大賢何必生

知然後乃可成德乎彼不智者自分資質之不美安於退託不進一步殊不知進則爲聖爲賢退則爲愚爲不肖皆所自爲也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守者氣稟之拘也所謂不勇者人或稍知聖賢之不我欺氣質之可變化而只是恬常滯故不能奮勵振發昨日所爲今日難革今日所好明日憚改如是因循進寸退尺此不勇之所致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安者舊日之習也人有此三病故君子不世出六籍爲空言嗚呼可勝歎哉苟能深信聖賢之言矯治不美之質實下百

千之功終無退轉之時則大路在前直指聖域何患不至乎夫人以眇然一身參天地而竝立學問之功至以位育爲能事故匹夫而得其君尙以一夫之不被澤爲己憂况人主都君師之位負教養之責爲四方之表準其任之重爲如何哉一念之差至於害政一言之失至於僨事志乎道違乎道由是而使一世爲唐爲虞由我也志於慾趨於慾由是而使一世爲叔爲季亦由我也志之所向人主尤不可不慎也薛文清曰吾心誠有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又曰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伏

惟 殿下留念焉

收斂章第三

臣按敬者聖學之始終也故朱子曰持敬是窮理之本未知者非敬無以知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言敬為學之始也朱子曰已知者非敬無以守程子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此言敬為學之終也今取敬之為學之始者置于窮理之前目之以收斂以當小學之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論語

朱子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

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張子曰義理之學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

齊禮記

陳氏曰舒遲閒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遯者謹而不放之謂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陳氏曰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端無睇視也止不妄動也靜無或熾咳也直無或傾顧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

之貌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可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又曰言敬者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邪○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

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子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人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延平先生固是涵養純熟致然初學亦當以此為法

右言收斂其容止

○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大雅抑之篇

朱子曰柔安嘉善玷缺易輕捫持逝去也言當謹
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
能救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
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其戒深切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弗禮記

陳氏曰綸綬也綍引棺大索也

臣按此言王言雖微其利害之效則甚大不
可不慎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易繫辭○亦孔子語

節齋蔡氏曰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跡言行乃感

應之樞機也善者理也不善則悖理矣君子言行善則和氣

應之不善則乖氣應之和之至則天地位萬物育乖之至則天地閉賢人隱故曰動天地也

右言收斂其言語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禮記
應氏曰敬之反為敖情之動為欲志滿則溢樂極
則反

臣按志滿謂得少爲足侈然自大也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

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又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閒審問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閒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且去提撕便見得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右言收斂其心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程子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

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葉氏曰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

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

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

急追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涵

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

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

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

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

抵敬字徹上徹下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

○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

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

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又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

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

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

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

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

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

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

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

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薛氏曰靜中無限妙理皆見

右言居敬為窮理之本以起下章○臣按南塘陳柏所作夙興夜寐箴甚切於學者受用故謹錄于左於收斂最有力

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右言夙寤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右言晨興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復參訂右言讀書事至斯應則驗于為明命

赫然常日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

神息慮右言應事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

勿參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右言

乾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

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右言夕惕養以夜

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右兼夙夜而言

臣按收放心為學問之基址蓋古人自能食能言便有教動罔或悖思罔或逾其所以養其良心尊其德性者無時無事而不然故格物致知工夫據此有所湊泊今者自少無此工夫徑欲從事於窮理修身則方寸昏擾舉

止踰違其所用功若存若亡決無有成之理故先正教人靜坐且以九容持身此是學者最初用力處也然所謂靜坐者亦指無事時也若應事接物不可膠於靜坐也况人主一身萬機叢集若待無事靜坐然後爲學則恐無其時但不問動靜此心未忘持守不解如許魯齋所謂雖在十萬人中常知有己則無事而虛寂可養其體有事而照察可正其用聖學根本於斯立矣聖賢之訓昭然不誣願畱 睿念焉

窮理章第四

臣按收斂之後須窮理以致知故窮理次之程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工夫大要如此其詳如左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下同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朱子答程允夫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源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向在高沙因吾弟說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

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不明乎善不能卽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臣按格物致知之說經文不詳先賢多所發明而程子李氏朱子三先生之說最爲明切謹錄其略如左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

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躡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跡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

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

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

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程子既言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曰

物必有理皆所當窮既言一草一木不可不察又曰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皆互相發明各盡其旨須融會貫通可也○延平李氏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

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

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

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

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

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又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也○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語論

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朱子曰若閒時不思臨事而思則已無及事事須先理會萬事萬物固皆理會而察之於身九切故引夫子之言表出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橫渠文集

葉氏曰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用實

功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朱子

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會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驗得非虛語也○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晝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心靜則理明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程氏外書○伊川先生語

葉氏曰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朱子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

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右言窮理用功之方

窮格踐履雖是兩項工夫要須一時並進故已

上主論窮格而亦兼踐履之意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卦之象辭

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家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

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朱子大全

朱子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又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又曰讀書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惛惛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安能深信自

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又曰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貪多務得不暇仔細慣得忙迫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一

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已上言讀書要須致精○龜山楊氏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蓋某所自為者如此○朱子曰

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

涵泳是熟讀深

謂

玩之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

甚處用得○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程子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親皆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東萊呂氏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朝遇事便與問

巷人無異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已上言讀書要作實用

右通言讀書之法

○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小學集說○陳淳氏語

果齋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大法此略備焉○朱子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些精采○

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大學也須先看小學書只消旬月工夫○魯齋許氏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右言讀小學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讀大學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

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善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於訓詁無窮者當會之以神論語集註程子語

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矣○程子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又曰如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昌黎文集

程子曰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所傳

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程氏遺書○伊

川先生語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

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又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朱子大全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未發之中無過不及已發之中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

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曰讀中庸者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右言讀四書法○朱子曰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可以怨

論語下同

朱子曰小子弟子也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又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不學詩無以言

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語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孔子語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

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又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永嘉周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眾人勉之賢人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

存則存禮亡則亡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不可以為偽

禮記

劉氏曰志則端之初發者

德在心而性是德之本故曰德者性之端志是

心之所之故發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曰端之初發詩成而未歌其聲未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以矯偽為之乎○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澤學者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又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之樂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

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

朱子曰讀尚書歷代世變難看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又曰尚書初讀甚難似見與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是切己○武夷蔡氏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

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繫辭

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

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曰會以理之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程子易傳

葉氏曰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子孟

同下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

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

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春秋大義數十葉氏曰春秋
大義如尊君
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
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
 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
 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
 代可也

右言讀六經法○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
 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讀史須見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

物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語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
 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
 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又曰某每
 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
 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
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東萊呂氏曰大抵看
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
一事何取觀史須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
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如何處之如
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許氏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
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
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右言讀史之法

臣按讀書是窮理之一事而讀書亦有次序

故謹採聖賢之說編之如右第於四書六經
之外亦有宋世真儒周程張朱等書性理之
說皆切於聖學不可不細玩而深繹之也竊
思自有經傳以來士子孰不讀書然而真儒
罕作人君孰不讀書然而善治鮮興其故何
哉讀書只爲入耳出口之資不能爲有用之
具故也廬陵羅大經有言曰于今之士非堯
舜周孔不談非語孟庸學不觀言必稱周程
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
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
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是

可歎也此言正是今日之病也嗚呼士子之讀書將以求富貴利達故其病固如此矣若人君則崇高已極富貴已至所勉者窮理正心所求者祈天永命捨此他無所望猶有多搜博考務以華外不作切己之用者豈非不思之甚乎伏願 殿下深懲此弊務精性理實之以躬行不使經傳為空言 國家幸甚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繫

辭下同下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朱子曰道具

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建安丘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為仁稟陰之靜者為知惟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囿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斯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

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朱子曰著者明其所當然

察者識其所以然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朱子曰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北溪陳氏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

臣按物必有理皆須窮格今所引夫子繫辭之說為理學之源本次引經傳諸說略明在物在身之理以為求端之資若因其所已言推廣其所未言則致知之功其庶幾乎

○無極而太極

周子太極圖下同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又曰太極者只是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勉齋黃氏曰無極而太極若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云爾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臣按動靜之機非有以使之也理氣亦非有

先後之可言也第以氣之動靜也須是理為根柢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若執此言以為太極獨立於陰陽之前陰陽自無而有則非所謂陰陽無始也最宜活看而深玩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

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

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理氣元不相離

豈有合哉只是混融無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

間故曰妙合亦可活看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者也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

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

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

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

善陰惡又以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

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
 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
 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
 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
 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動者誠
道之元亨也靜者誠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
之復天道之利貞也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
 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
 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

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
 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
 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
 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
 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
 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
 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
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
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
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大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
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
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
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
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張子曰氣塊然太虛
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

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

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無非教也葉氏曰萬變不窮皆道體○又

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朱子小

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

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乾坤有此四德乾坤天地之性情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義是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禮是節文之理○

又曰性是理之在我者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

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到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吳氏曰亘萬世而不易故曰常統萬善而不遺故曰綱

臣按太極在天曰道此道字以天命流行之道言幸性之道以人物

當行之在人曰性元亨利貞道之流行者也

仁義禮智性之所具者也元於時為春在人

為仁亨於時為夏在人為禮利於時為秋在

人為義貞於時為冬在人為智元亨利貞以流行之用為

序仁義禮智以對待之體立名

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朱子大全

朱子曰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

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粹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

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

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

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

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

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

更推不去○程子曰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

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

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張子正蒙

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

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

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天地閒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魂即神也魄即鬼也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

右通言天地人物之理此以下專言在人之理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禮記

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凡生即伸也要終即歸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

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朱子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龍泉葉氏曰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

右言人貴於萬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商書湯誥

蔡氏曰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劉康公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以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言之則謂之

性其實一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下同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

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

也

名謂以不救人得惡名也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

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

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矣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又曰心生道也人有是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蹠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人性之善可見

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又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

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眞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竝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閒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閒人之生也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

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辭讓一作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差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右論本然之性○臣按人之一心萬理全具堯舜之仁湯武之義孔孟之道皆性分之所固有也惟是氣稟拘於前物欲汨於後明者昏正者邪迷而為眾人之蚩蚩實與禽獸無異而本具之理則其明自如其正自如但為所掩蔽而終無息滅之理誠能去其昏絕其邪則堯舜湯武孔孟之聖非外假而成譬如有人自家無限寶藏埋諸幽暗之地而不自知焉貧寒匄乞流轉四方若遇先覺指示藏寶之處篤信不疑發其所埋則無限寶藏皆所自有者也此理甚明人自不覺可哀也哉

若徒知此心之具理而已不復力去其掩蔽
則是實不知藏寶之處而謾說我有寶藏云
爾亦何益之有願 畱庵念焉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張子正蒙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
雜氣而言只是此性本然之性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
而自為一性氣質之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
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
嘗不在○葉氏曰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有純
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人能以善道自反

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
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程子
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又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葉氏曰論
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智愚故曰不備論
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故
曰不明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
元不相雜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右論氣質之性○臣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
非二性也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
合理與氣質而命之曰氣質之性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

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禮記下同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虞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

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
 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五峯胡氏曰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朱子曰只是天理與人心合道
 底是人心合道底是天理○潛室陳氏曰此語儘
 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
 中節即為天理無節即為人欲○問飲食之
 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
 求美味人欲也○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
 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
 為重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
 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豈不深可

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盍深思而熟玩之
 哉○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
 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眾獨
 朱子之說最為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所謂人心
 也仁義禮智之理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鈺鋒
 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
 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義理精微難
 見故謂之微
非以未易充廣而名也但西山
 之說亦通可別為一說故取之惟平居莊敬自持
 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
 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
 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

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

朱子晚年定論不以人心為人

欲蓋人心只是生於形氣者雖聖人亦有焉人心為主不聽命於道心然後乃為人欲真氏之說雖非正釋人心而論天理人欲分曉有益於學者故並取焉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其流行該貫乎動靜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

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下同

朱子曰幾希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

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慮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又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天地之性所不同者心也氣有偏正通塞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范氏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

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天即理也此理指性而言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

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右通論心性情○臣按理之在物在身者皆所當窮但在物者博而泛故略言之在身者要而切故其論稍詳非謂在身者可詳而在物者可略也近思而類推無所不盡則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莫不洞明其理况天地之大鬼神之妙有所不詳者乎

臣竊謂先儒心性情之說詳備矣然各有所主而言或不一故後人執言而迷旨者多矣性發為情心發為意云者意各有在非分心

性為二用而後人遂以情意為二歧性發為情非無

心也心發為意非無性也只是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意能運情情不能運意故主情而言則屬乎性主意而言則屬乎心其實則性是心之未發者也情意是心之已發者也

四端專言理七情合理氣非有二情而後人

遂以理氣為互發四端猶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猶性之合理氣而

言也氣質之性實是本性之在氣質者非二性故七情實包四端非二情也須是有二性方能有情意二歧理氣互發之說不可以不

辨夫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

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為情朱子語情是

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

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故心之寂

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
 心之因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心性果
 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或問意固是緣
 未與物接而無所感時亦有念慮之發豈必
 緣情乎答曰此亦紬繹舊日所發之情也當
 其時雖未接物實是思念舊日所五性之外
 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之中
 剔出其善情目為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
 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
 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有不及而為惡故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
 欲然則四端七情果為二情而理氣果可互

發乎程朱之說乍看若甚可駭然深思之則
 其所以喜怒哀樂之理則性也知其可喜怒哀
 哀樂者心也遇事而喜怒哀樂之者情也當
 喜而喜當怒而怒而怒者情之不善者也情之善者而
 喜不當怒而怒者情之不善者也情之善者而
 乘清明之氣循天理而直出可見其為仁義
 禮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雖亦
 本乎理而已為汗濁之氣所掩反害夫理不
 可見其為仁義禮智之端故不可謂之四端
 耳非不本乎性而有別有二本也此所謂善惡
 皆天理因天理而認賊為子矣譬如夏月之
 欲為天理則蟲蛆固因藍而生也然遂以蟲
 變生蟲蛆是認賊為子矣譬如夏月之藍
 為藍則不可也蟲蛆固因藍而生也然遂以
 人欲因乎天理而反害天理其理一也夫以
 心性為二用四端七情為二情者皆於理氣
 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
 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

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
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日
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
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昔有問
未發之前心性之別者朱子曰心有體用未
發是心之體已發是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
以此觀之則心性之無二用可知心性無二
用則四端七情豈二情乎或問曰朱子曰情
有善惡性則全善然則氣質之性亦無有不
善者乎臣答曰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
矣但此所謂性專指未發而言人雖至惡者

未發之時固無不善纔發便有善惡其惡者
由於氣稟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體也
故曰性則全善或又問人心道心既是二心
則四端七情豈可不謂二情乎臣答曰此亦
執言迷旨之類也心一也豈有二乎特以所
主而發者有二名耳故朱子曰危者人欲之
萌也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
而異其名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也觀
此言則心之非二可知矣○或以因天理有
人欲之說爲可疑臣解之曰天理人欲初非
二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人欲何

嘗有所根脈於性中哉惟其氣有清濁而修治汨亂之不同故性發爲情也有過有不及仁之差也則愛流而爲貪義之差也則斷流而爲忍禮之差也則恭流而爲諂智之差也則慧流而爲詐推此可見其餘本皆天理而流爲人欲故推原其本則可知天性之善檢察其末則可遏人欲之流朱子昭示學者其亦切矣○或問心一也而或曰情或曰志或曰意曰念曰慮曰思何其名目紛紜不一耶臣答曰情者心有所感而動者也纔動便是情有不得自由者平居涵養省察之功至則

情之發自然中理中節若無治心之力則多有不中者矣志者心有所之之謂情既發而定其趨向也之善之惡皆志也意者心有計較之謂也情既發而商量運用者也故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念慮思三者皆意之別名而思較重念慮較輕意可以僞爲情不可以僞爲故有曰誠意而無曰誠情問曰志與意孰先孰後答曰志者意之定者也意者志之未定者也似乎志在意後然或有意先立而意隨而思者或有意先經營而志隨而定者不可以一槩論也情志意

皆是一心之用也隨其所主而各立其名非有許多別樣心也問人心道心是情是意答曰通情意而言也發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總稱者也有問於臣者曰理氣是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諸前訓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氣渾然無間元不相離不可指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雖不相離而渾然之中實不相雜不可指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挾雜合二說而玩索則理氣之妙庶乎見之矣論其大槩則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

通而氣局

理通者天地萬物同一理也氣局者天地萬物各一氣也所謂理一

分殊者理本二矣而由氣之不齊故隨所寓而各為一理此所以分殊也非理本不一也

理無為而氣有為故氣發而理乘陰陽動靜而太極乘

之發者氣也乘其機者理也故人心有覺無道體無為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形無為而為有形有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為而為無形無為之器者氣也此是窮理氣之大端也○又問理有體有用當何分辨臣

答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朱子釋之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理之散在事物其所當然者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君為義在臣為忠之類所謂費也用也其所以然者則

至隱存焉是其體也理以在物而言道以流行而言其實一而已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下同

朱子曰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程子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朱子曰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真氏曰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前漢書董仲舒傳

眞氏曰孟子之後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合宜之理道謂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程子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遷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

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右辨王霸之略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朱子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

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

無君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

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

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蓋邪說害正

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

為謀史記

真氏曰老氏所該者眾無為無欲近理之言雖君

子有取焉養生之言為方士者尚焉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言兵者尚焉其以事物為

粗迹以空虛為妙用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

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

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

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

本也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

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原一差其

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

無弊哉○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

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佛者夷狄之一法昌黎文集

勿軒熊氏曰自後漢時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程氏遺書

○明道先生語

朱子曰楊墨做得來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葉氏曰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

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

汪氏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

臣按佛氏之說有精有粗粗者不過以輪迴報應之說廣張罪福誘脅愚迷使之奔走供奉而已其精者則極論心性而認理為心以心為萬法之本認心為性以性為見聞作用以寂滅為宗以天地萬物為幻妄以出世為道以秉彝人倫為桎梏其用功之要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頓悟之後方加漸修若上根之人則或有頓悟頓修者達磨於

梁武帝時入中國始傳其道所謂禪學者是也至唐而大盛其徒遍天下揚眉瞬目棒喝大笑以相印證大槩以無意為得道不論善惡若以意思而得則皆以為妄見必也任情直行不用意思然後乃以為真見其未及乎此者則必以一二句無意味話頭若狗子無佛性庭前柏樹子之類作無限妙理看遂生大疑專心窮究積功不已靜定之極略見心性影子於髣髴想象之際則遂擬之以豁然大悟猖狂自恣謂之了事宋初其徒猶熾自程朱廓清之後其勢始衰于今所謂禪學者殆至於絕矣又

有陸象山與朱子並世而生揮斥致知之功以爲支繁失眞專用功於本心此於涵養不爲無助但學者知行必須並進若不知道理不辨是非則所謂存心者亦將何據若只靜坐而萬理自明則孔子何必曰博學於文子思何必曰道問學乎此不幾於禪學詖淫邪遁之說乎象山既沒其學不絕至今與朱子正學並立而相抗一種厭勤勞樂簡便之徒相與作爲幽深恍惚之說以附之嗚呼其亦斯道之不幸也歟禪學雖足以惑人其言非儒其行滅倫世間稍知有秉彝者固已疑阻

又經程朱之闢宜乎其迹若埽矣陸學則不然言必稱孔孟行必本孝弟而其用心精微處乃是禪學也闢之之難豈不十倍於佛氏乎佛氏之害如外寇之侵突陸氏之害如奸臣之誤國此不可不知故並著焉
右辨異端之害○臣按事物之可窮者不可殫錄惟是王霸之略異端之害最不可不辨故略述焉他可類推矣
臣竊謂聖賢窮理之說大要不出乎此章所引苟因其言實下工夫循序漸進則貫通之效不期自臻矣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人

之一心管攝萬理是以無不可窮之理也但開蔽不一明暗有時於窮格之際或有一思而便得者或有精思而方悟者或有苦思而未徹者思慮有得渙然自信沛然說豫灑然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則是真有得也若雖似有得而信中有疑危而不安不至於冰消凍釋則是強揣度耳非真得也今遇事理會及看聖賢之語若心慮澄然略綽一見便會於心無少可疑則此一思便得者也若更生疑慮則反晦真見如明道嘗在倉中見長廊柱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人

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者合正謂此也如或思而未得則專心致志抵死血戰至忘寢食方有所悟如延平先生云一故神兩故化理會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認方見得平穩管仲曰思之又思鬼神將通非鬼神之力精神之極也正謂此也又或苦思之久終未融釋心慮窒塞紛亂則須是一切掃去使曾中空無一物然後却舉起精思猶未透得則且置此事別窮他事窮來窮去漸致心明則前日之未透者忽有自悟之時矣朱子曰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

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或可因此而明彼也正謂此也此三條互相發明是窮理要法從事於斯無少懈怠澄以靜養以培其本資以問辨以暢其趣積功之久一朝豁然貫通至於物無不格心無不盡則我之知見昭合聖賢嗜欲之誘功利之說異端之害舉不足以累吾靈臺而大路坦然行遠無疑以至誠意正心處大事定大業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矣學而不造此域則安用學爲抑又惟念人君之職與匹夫不同匹夫則必修己而待時得君而行道故學苟不足則不敢徑出焉人

君則不然已爲臣民之主已荷教養之責若曰我今修己不暇治人云則天工廢矣故修己治人之道不可不一齊理會也一日之間所接萬機每遇一事必求至當之理去其非而行其是親近儒臣講明義理容受諫諍惟善是主此皆人君窮理之事也如或尋章摘句採英掇華付諸空言而已不施修己治人之實功則眼目雖高議論雖精終不見典學誠身之效亦何益哉慈溪黃氏曰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

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
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
不問何爲耶此言深切伏惟 殿下畱念焉

